



外国展上的中国画廊



周英华



既是装置也是开幕酒会点心的1600只蛋挞

迈阿密沙滩上的中国符号

■ 刘彤 / 文并图

好吧, Art Basel 已经在巴塞尔、香港和迈阿密海滩有了三个展场。相比之下,离中国人最远的,要属迈阿密海滩,这个远不仅是地理位置上,还有经验上的。香港之近自不待言,参展画廊北京现在画廊的黄燎原说过:是主场。瑞士巴塞尔所呈现的,也是我们相对熟悉的西式绘画上的“欧洲正统”,而迈阿密海滩,却与美洲本土特别是拉美的联系那么强,和中国的距离那么远。原以为这会是个相当陌生的行程,但5天里居然发现自己被“中国”填满得满满。

这次 Art Basel Miami Beach 共 31 个国家的 258 间顶级画廊参展,中国只有长征空间和唐人两家本土画廊。此外,白立方、佩斯、高古轩等国际连锁画廊都有大量中国作品展出。甚至像麦勒,基本上全是中国作品,连一直“站台”的画廊联合总监小麦,也是一个说流利中文的瑞士人。据消息称,很多作品在正式开幕前就已经卖掉,而麦勒的艾未未金色自行车已 27 万美元成交。唐人这次带来的是年仅 30 出头的王郁洋的装置“呼吸”,一个中国最常见的财务办公室,里面所有的文件、电话、笔记本、票夹,用利用马达装置在一起一伏地呼吸,吸引了相当多的观众。画廊负责人郑林,则在频繁接待观众的间隙间不停地指导工作人员定价:这一套,10 万美元;那一套,10 万美无……郑林手持一个男用手包,里面装满重要物品,像个 8.90 年代的中国

商人,笑笑跟我说:是的,我都变成作品的一部分了。这个展览在颇具份量的“position”展区中最受欢迎,观众人数明显超过其他几个画廊。

如果说在会展中心各画廊中中国艺术界的势力远不敌美洲本土,我们只是在遥远的客场上做些点缀,那在同期的迈阿密艺术周上,关于中国的大卡司就多了。在 Art Basel Miami Beach 期间,一个极其重要的话题就是“将要重新定义迈阿密”的佩雷斯 Perez PAMM 美术馆的开幕。海滩博览会年年有,佩雷斯可是刚落成,工人们还在忙着补栽棕榈树呢。开幕展就是艾未未的精品展,这个大型展览占据了美术馆两层中巨大的展厅和剧场,并环美术馆场外陈列了他的 12 尊首。观众面对由 3441 辆自行车组成的庞大车阵,与其他作品联合解读,对艾会形成整体认识。

还有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当代艺术收藏之一的卢贝尔家族 Rubell Family Collection 举行的大型展览《中华 28 人》作品大展,也是在场外举行的一个重要大展。起先我以为只有中国背景的客人会感兴趣,没想到基本还是本地人来参观。这个展览在一个 4.5 万平方英尺的前缉毒署仓库展示。最受关注的是朱金石以竹子、棉花和 8000 张宣纸创作而成的 12 米大型可步入艺术装置《船》。这艘船是生命旅程的象征,当观众走过装置内的通道时,他们的世界被层层叠叠的宣纸包裹,与外界短暂隔开。有趣的是,许多西方观众并不懂得宣纸

和其他纸有什么区别,但对于既是装置也是开幕酒会点心的 1600 只蛋挞,尝过后都明确表示:的确不好吃,就像美国做的中餐。

除了中国内地的艺术家,来自港台及海外地区的华人艺术家也颇受瞩目。



10 名左右的团员,以女性为主,有富太太,也有女强人,这些落落大方的女性,受到了当地很多机构的尊重,都是大头亲自出来接待,介绍

“九龙皇帝”曾灶财的涂鸦被伦敦蛇形画廊展出。曾氏涂鸦超过 50 年,笔迹遍及港九各区,且内容异常,让香港市民留下深刻印象。这次是伦敦 serpentine 画廊将他的“作品”出版并展出。画廊国际项目负责人 Hans Ulrich Obrist 表示,虽然曾灶财在很多人眼中与艺术家相去甚远,但他的涂鸦的确令人吃惊,有极强的行为艺术特性和个性化诉求。策展人欧宁表示:曾灶财绝不会自己戴上“艺术家”的帽子,但他比任何人都更接近艺术,因为“疯癫”,他解除了任何束缚,这就

是为什么香港设计师们都对曾灶财赞赏无比,甚至无意识地把它当成香港的公共文化资源,借用到他们的时装和家居用品设计中,以激发香港人的认同感,从而吸引香港人的购买力。

如果说草根阶层的曾灶财的被认知还局限于香港一座城,另一个华裔名流晋身为艺术家,则获更多的认同。Michael Chow, 中文名字叫周英华,是京剧大师周信芳的儿子,13 岁时被送往伦敦,失去与故土的一切联系,包括家庭、语言和姓名。周逃过文革劫难,但父亲和弟弟均被关押,母亲还被打死。受父亲影响,他很想学艺术,但一直被拒于西方主流世界之外,且受生计所迫,断断续续,直到后来开高档餐厅 Mr.Chow, 成功,成为西方社会的 celebrity, 他的作品也获得越来越多的承认,纽约 MoMA 也有收藏。在艺术门掌门人林明珠举办的午餐会上,戴着标志黑框眼镜的周英华谈起他对中国强烈而复杂的情感,几度哽咽。谈话间,他辅以几个京剧里的简单招式,但通篇浓重的英国口音,再加上离奇的身世,的确让人恍若隔世。他对好艺术的评价是:沉重、昂贵、有难度。这与九龙皇帝再次形成对比。

说实话,迈阿密的中国观众太少,只占全部 75000 名观众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有一个团,给我印象很深,就是合意典藏艺术品投资机构组织的“团购”。10 名左右的团员,以女性为主,有富太太,也有女强人。这个团对艺术市场涉及不深,但饶有兴趣。因女性居多,团员对英国女艺术家

Tracy Emin 的霓虹灯装置、美国女画家 Mickalene Thomas 的作品非常感兴趣,并表现出购买意向。除了参加主展场,这个团也参加了艺术周期间的其他活动,包括卢贝尔中华 28 人展、Tracy Emin 展,并拜访了纽约的一些藏家。据我的观察,这样的团已经表现出相当好的素质,虽然中国新兴藏家与西方现当代艺术之间的距离仍然很大,且对艺术顾问的倚重超过自己的判断,但这些落落大方的女性,受到了当地很多机构的尊重,用团员们的话来说,就是“给了面子”,都是大头亲自出来接待,介绍。但真正打动我的,并不是这些新贵们在做陌生领域的消费和投资时的大手笔,而是在一个碰巧遇到的晚餐场合,当迈阿密海滩的艺人跳起弗拉明

哥时,这些女人们是所有在场人士中最早站起来,加入到舞蹈行列的。这次“团购”行为的合作方之一是国际顶级的莱曼莫真画廊,画廊之所以选择在香港开分店,就是看到国内这样的人群崛起,也许知识储备尚待完善,但精神上,已经足够自信。

还有个不得不说的中国符号是张曼玉曾现身 Art Basel Miami Beach 的赞助商 Audemars Piguet 手表的展示现场,张曼玉收藏有相当多的艺术品,这是圈里圈外都知道的,但她来到一个很少亚洲人的展场,也显示了迈阿密对亚洲的信心,就像美国最著名的本土服装品牌 J Crew,店还没有开到中国,已经在美国用了很多孙菲菲、刘雯这样的模特了。☑

换个视角看世界

■ 叶佳 / 文

小说家陈冠中刚出了新书《危险》,故事被分成几个不同的视角,从警察日记的自述到每个主角的上帝的叙述,像一出已经经过精心设计和剪辑的电影,你在不同视角的切换中暂时为自己的智商着急,但拨开眼前杂乱枝桠之后便遇见不一样的世界,一个因陌生化的视角带来的更有趣、深刻的世界。

在绘画中也是如此。当代艺术中“换一个视角”几乎是一类作品的统一命题。德国摄影师迈克尔·罗德把整个房间“倒置”,像是铺好玻璃地板,从地板底下向上仰拍房间——其实,摄影师是将每个物品单独仰拍,然后用技术拼接在一起,作品形成了很有趣的视角,错觉带来的晕眩感使得本身很“写实”的作品变得抽象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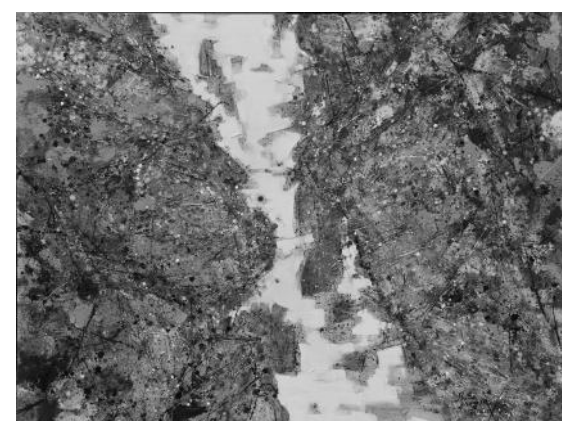
同样的事发生在常年生活在西南的画家张杰的作品中。张杰是重庆人,山城重庆整个城市都是依山傍水而建,正在 798“新绎空间”展出的名为“山非山”的展览中,有一幅《破碎的风景》,是在高空俯瞰艺术家的故乡重庆。看似分崩离析,大片的灰色带着对社会景象的质疑,其间的彩色又是愉悦的,俯视的视角是抽离的,又比平

视更加宽广,所见的内容更多,更细腻,更宏大,不像传统的油画山水,也不像水墨,两者的糅合诞生了与众不同的观感。

收藏家乌里·希克在与艺术家彭薇的对话中,曾经深深地探讨过中国与外国对山水的不同感受。他们探讨的切换中暂时为自己的智商着急,但拨开眼前杂乱枝桠之后便遇见不一样的世界,一个因陌生化的视角带来的更有趣、深刻的世界。

这观点投射到张杰的作品上,能很明显地看出他对大地母体的崇拜,这情结即是四川人、四川画家的集体无意识。很多时候是俯视,是太多次在飞行途中对故土的凝视,这种随机发生的凝视被带入绘画中,因为视角的变换,与那位倒置房间的德国艺术家一样,将原本写实的手法变成了抽象的。

张杰的作品更加厚重,带有当代社会的明显痕迹,有相当一部分美轮美奂的风景作品都被他加入了“干扰元素”,这些“被撕裂的风景”上面的划痕,如同工业社会对自然过度开发留下的无法回避的伤口,他用浪漫主义的语言结合场景,表述人与自然间外化的矛盾——从天空向下看,换一个视角看世界,注视的目光是温和的,呈现的画作是凌厉的。☑



《破碎的风景》用俯视视角重新打量故乡 受访者/供图

周年庆是大工作

■ 纳狄 / 文

人人都要过生日。有人喜欢热闹,包个场子喝大酒;有人专嗜场面,提前一个多月就开始制作邀请函,思考什么样的 Dress Code 能更加的“高、大、上”;有人简单,不摆酒不吃



在今日美术馆举行的“时光旅人”展览 本报资料室

饭,直接刷卡,买下自己看上很久又舍不得的东西。

每个企业也要过生日,过生日的方式和上述各色人等别无二致,总得来说,大多数品牌都是在过生日这年花点钱,回馈也好,继续加深大家对品牌的印象也好,生日是最好的由头了。

进入亚洲 40 周年的苏富比今年生日过得巧。在香港的秋拍奉上了好几个记录,单曾梵志一个人的 1.8 亿港元就供媒体们热烈讨论了小半个月,喧闹声还没落,北京艺术季又开始了。以往苏富比的春秋预展规模都有限,瑞吉酒店里租了面积不大的展厅,带来数量有限的一些针对性的拍品。但今年办成了苏富比周年庆的大展,带着伦勃朗、莫奈、米勒一众

西方老大师入驻国贸三期,连续四天的主题活动让许多观众将它与国博的两个展览作为冬日艺术之旅串联了起来,还不止这个,土豪们也很捧场,据说西方大师的销路非常好,也可能是观望国内市场的藏家们到年底了钱还没花出去,索性换了口味给人家祝寿了。

美国公司科勒的 140 周年大庆花了不少于一千万的赞助费,请他们心目中的目标受众分享了口味丰富的“大蛋糕”。把生日当做重要的工作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科勒的相关工作人员今年在京沪两地奔波的次数多到被空姐认出。

从上海的费城交响乐团到北京的陶喆演唱会、维也纳爱乐乐团在国家大剧院的音乐会,再到今日美术馆的科勒 140 周年“时光旅人”展览,“大项目”的花费都在几百万级别。“虽然不肯透露具体数目,科勒亚太区总裁阮家明还是说出了单个大型活动的赞助数目。

这么多钱要花对地方不容易,把钱花在哪儿是“庆生”的第一步。“虽然我个人很喜欢体育,喜欢球类,但我们多年来的市场分析,发现中国喜欢科勒产品,正在使用或未来将要购买的多数目标客户大多热爱艺术,热爱音乐,我们不仅赞助歌手的演唱会,最主要是交响乐,以及年轻艺术家的创作,将他们的作品和我

们 140 年来的卫浴产品一起放置在展览馆里。”阮家明和他团队的工作成果很难得出立竿见影的效果——我指的是具体的销售数字。这与苏富比分分钟见数字的庆生方式不同。

然而,当奥地利著名钢琴家鲁道·布赫宾德在当晚安可时连弹十几分钟轰动全场,观众们带着久久不退去的兴奋劲儿站在带有巨大科勒 logo 的海报前大聊贝多芬时,两者之间无形之中的联系还是传达得很清晰了,几百万看来还是花得值得。

也有一些企业的生活过得相当实惠。一家国内的装饰设计公司,在周年庆时请了自己十几年来的数十位老客户,开个茶话会,吃了橘子瓜子糖,听了老板在漏音的话筒里激昂的讲话,但都没人离开,为什么?因为要发钱。老板用不标准的普通话告诉大家,为了回馈客户,当年装修花了多少钱,今天就按比例返给大家,过生日就要众乐乐。

本来是个好事,可是每发一个客户就要念一下红包上标明的钱数,有些小客户装修款只有十几万,返了一千零几块,信封最薄不说,还有钢镚,还得在台上和老板握手,并举起信封拍照,实在是难为情。小客户下台后愤愤地想,我好歹也是大公司的行政中层,装修几间办公室花个十几万不少了,至于这么丢人吗。可寿星不在意,他花钱只为自己开心。☑



布赫宾德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非常成功

国家大剧院 / 供图